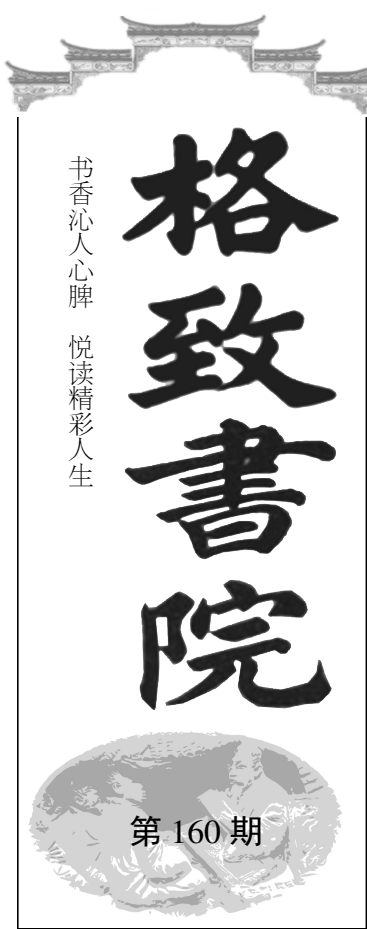




读书之道
dushuzhidao

在陪伴中点燃阅读的兴趣

如何点燃孩子的阅读兴趣,帮助孩子们从爱阅读,进阶到会阅读和善于阅读,成为终身阅读者?

第一,要为孩子选择与他的年龄段以及认知水平甚至是个性特质相匹配的阅读书目。对于阅读起步阶段的选书原则:要坚持以儿童为中心,从儿童的视角去选书。书籍微薄一点,故事情节稍微推进得快一点,人物形象鲜明一点。这样的书,孩子们读起来没有心理负担,也很容易被故事吸引,阅读乐趣极易被点燃。

第二,阅读是一项系统工程。让孩子真正爱上阅读,成为终身阅读者的关键是给予足够的亲子共读陪伴。亲子阅读是独立阅读前不可或缺的一步,要足够多,不急着甩手。这是父母对孩子爱的表达。针对当前小学低年龄段亲子共读缺失的现象,希望妈妈们能坚守在幼儿阶段陪孩子读绘本的热情,为孩子再多读两年书,从读绘本慢慢过渡到读整本书,一直陪伴到孩子自然而然独立阅读,这样的孩子成为终身阅读者的可能性会更大。

第三,阅读不是天生就会的,是需要教给孩子可用、可学、适切的阅读策略的。在阅读教学中,我们可以从孩子们的好奇心这一点出发,着重培养“联结—推测—提问—图像化—转化”五大阅读策略。阅读策略是一套思维工具,就像刹车一样,帮助孩子们在追情节式的快阅读中刹住车,自发地运用策略停下来,进行自我提问、推测、联结……其实,孩子们本身就具备这些能力,我们要让孩子们意识到,他不仅天然具备策略,还可以主动地运用这些策略,提升思辨力,进入慢阅读,逐步形成终身阅读力。

盛丽雅

书虫故事
shuchonggushi

看世间最完美的逆袭

1945年8月7日,李德群生于江苏泰县,后举家迁往汉口。从小学到初中,李德群都是老师和同学公认的差生,唯一的优点是喜欢运动。他经常到江边的海天俱乐部去打球,玩累了就在俱乐部的阅览室边休息边阅读。“也没看什么正经的东西,热爱体育就看体育新闻,当时最喜欢看的是上海的《新民晚报》和广州的《羊城晚报》,这两个晚报的体育都是整版的。”

不知不觉,李德群就养成了阅读的习惯,从报纸到杂志,从体育到文学,涉猎广泛。“一直到初三的时候,有次语文课,老师把我写的作文当范文拿出来宣读、讲解,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的语文、特别是作文有了非常大的进步。”

初三那年,不被看好的李德群像其他同学一样,报考大家眼中的名校——武汉一中。“交档的时候我看到好多同学都填一中,我心有不甘,心一横,牙一咬,就把‘七’改成了‘一’,有时候一念之差决定了一生。”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当年中考,李德群成为黑马,真的被武汉一中录取了。

“学渣”逆袭得益于阅读。中考作文题是向马学礼同志学习,马学礼是武汉市重型机械厂的车工,全国著名的劳动模范,当时,报道他的文章很多,李德群在海天俱乐部经常读到,有些精彩的片段记得很熟。他写作文的时候就文思泉涌,高分自然要垂青李德群。

综合

阅读经典
yuedujingdian

中国缺少古代科技绘图资料吗

江晓原



《中国科技绘图史:从远古时期到十九世纪》,[美]葛平德著,李丽、曹茂庆译,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3年1月出版

中国古代本有“左图右史”的传统,“图”能与“史”并列。在一些早期文献,比如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中,还是“图文并茂”的状态。但可能是因为中华文明的早熟,后来由文字构成的“史”极为发达,而且古代中国人在选择“图”的对象方面似乎颇多拘束,例如我们长期排斥对人体的直接描绘(吴带当风、曹衣出水等都只是描绘服装),最终形成了“图衰史盛”的局面。结果是我们保留了非常丰富的文字史料,图像资料则相形见绌,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

以前每逢出版社要求为与中国科技史有关的书提供图像资料,我不得不耐心地向他们解释,中国古代这方面资料比较少,不像在西方美术作品中寻求西方科技史图像资料那么方便。久而久之,我形成了一个印象:中国古代反映科技成就的图像资料很少,特别是能够唤起审美冲动的那种图像资料就更少。虽然我在读书时若有所见,也会注意收集一些,但很少能解决实际问题。

正因为上述印象作祟,我差点被这本《中国科技绘图史:从远古时期到十九世纪》的中文书名误导了,以为这是一本关于中国古代科技史的图文书。

一开始我披阅此书,见到书中大量关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图像资料,有些是我未曾见过的,有些虽曾寓目,却从未见被处理得如此美轮美奂——这些处理手法包括裁割、放大、修图等,美术编辑肯定在此书的版面设计上花了很多工夫。当时还为作者葛平德居然收集了那么多关于中国

古代科技的图像资料而稍感惊异,感觉上面那个印象应该改一改了。

后来看了书中内容,并注意到原文书名(Picturing Technology in China: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才知道作者是想通过这本书告诉读者,中国古代是如何通过绘画来反映技术的。

我不得不承认,本书确实成功地改变了我先前认为中国古代缺少科技图像资料的认知,但更重要的是作者做到这一点的途径,他的做法很有启发意义。下面稍谈几个例子,以见一斑。

本书在拓展中国科技史图像资料方面做了不少努力,甚至还在理论上有所思考。例如作者在书中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不管如何界定“从业者”这一术语,现存的由技术“从业者”绘制的中国插图都寥寥无几……在中国,很大一部分技术性图绘并不以传达技术信息为目的,或者说不以传达技术信息为主要目的。

这样的想法富有启发性。首先,这有助于我们拓宽寻找中国古代科技图像资料的视野,因为先前我们习惯在(被我们认为是)“以传达技术信息为目的”的图像资料比较集中的著作中寻找,而这样的著作不外乎《新仪象法要》《天工开物》《灵台仪象志》等有限的几部而已。如果我们认识到,在“不以传达技术信息为主要目的”的作品中,同样可以找到有关中国古代科技的图像资料(不管绘制者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们的研究对象就可以得到很大的拓展。

其次,这个想法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因为他注意到“从业者”的界定问题。这个问题之前很可能被许多研究者忽略了。

例如,《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能不能算书中所记载的各种工艺的“从业者”呢?显然是不能算的。而《灵台仪象志》中的大量工艺插图,虽然有不少是从欧洲有关著作中移植过来的,但考虑到比利时传教士、清朝时期的南怀仁作为那些大型天文仪器(现存北京建国门古观象台上8台仪器中的6台)的“总设计师”和铸造工程的“总工程师”的身份,认为《灵台仪象志》中的各种插图是出于“从业者”之手,则较为合理。

另外,书中有一些作者囿于见闻不足而论述不很成功的例子,但仍然富有启发性。例如本书第二章讨论“比例图与透视法”的一节中,提到了中国佛教的大型壁画——这一节作者主要引用了美国学者胡素馨的成果。

作者认为,这些大型壁画在绘制之前,应该有比例图或缩小尺寸的草图,但在中国却找不到这样的比例图或草图。作

者说:“我们在现存资料(必须承认,现存资料极为有限)中并没有发现有服务于这一目的的比例图实例……这一时期的佛像都体量庞大,那么在制作过程中应该用到了比例图,然而,这方面的现存实例也没有,甚至连表明使用了比例图的参考文献也没有。”

于是,胡素馨和本书作者将一个未解之谜留给了读者。

其实,比例图的想法,纯粹是作者从西方绘画实践中得到的。本书作者和胡素馨可能完全没有注意到,从中亚传入中土的佛教绘制/塑造传统工艺中,另有一套奇妙的方法,根本不需要西方人想象中的比例图。

这套方法是这样的:通过一系列具有固定比例的几何图形,包括直线、圆、垂直中分线、对角线等,就固定了一个佛像的所有要素,匠人只需据此绘制/塑造即可。由于固定的只是比例,所以无论需要多大尺度的佛像,都只要按照同样的要素制作即可。我们完全可以将这套由几何图形构成的佛像要素系统,视为一种“万能比例图”,它显然比本书作者所设想的比例图更为先进、更为好用,也更容易传承。

当然,佛教壁画是一种特殊题材,佛像绘制更是一个特例,通常不与科技发生直接关系,尽管“万能比例图”本身是富有技术含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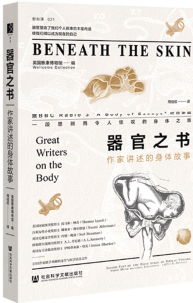
而与科技有关的绘画,比如工艺的说明示意图(可举《天工开物》《灵台仪象志》为例),或是“不以传达技术信息为主要目的”的作品中描绘的科技用品(可举本书作者注意到的《清明上河图》为例),都不需要绘制大型图幅,自然也就不存在比例图的问题。

最后有一个问题,不知是作者掌握的资料不全面,还是现有研究成果本身的局限,本书主要基于西方的研究成果展开论述,甚少使用论述中国古代科技绘图的当代中文成果。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既可能是因为作者无力广泛阅读中文研究成果,也可能是因为这样的成果本身确实非常稀少。

据我个人的初步判断,后一个原因肯定是存在的——我虽不搞图像史之类的研究,至少还会关注与中国科技史有关的研究成果,但我很少见到论述中国古代科技绘图的中文成果,这可能与迄今为止国内从事科技史研究的学者尚未对中国古代科技绘图领域投注较多的注意力有关。所幸现在已经有学者开始了这方面的学术研究,例如上海交通大学至少已经有一位科学史博士是通过图像学方面的论文答辩而毕业的。

认识这副留存我们的渴望、悲伤和喜悦的躯体——

我们何以成为我们自己



《器官之书:作家讲述的身体故事》,英国惠康博物馆编,周佳欣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年9月出版

解得越来越透彻。

从“脑叶切除术”到“前颞叶切除术”,身体在不断经受切割与缝补之后变得越来越“清晰”和“可控”。并且,不只是医学与科学在探索、介入或切割身体,文化、历史或机缘也会影响身体某个部分的去留,我们的身体并非自己所想象的那样一成不变,身体总是不断地被文化所规训。

一些极端的例子是,有人选择提前切除健康的乳房,因为它们可能存有罹患乳腺癌的潜在风险;有人选择去做缩胃手术,以达到减重的目的。这是身体被动性的一面,是它的神秘性被科学不断消解后的必然结果。

另一方面,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自己,既涉及理性的沉思,更充满对身体的自我

体验。这是因为“人类是有肉体的物种,经由身体的行为、部位与相貌、信仰与领悟,以及身体神秘成分的运作,才能具体化身为”人。

不仅如此,当我们悲伤、愤怒、失落或孤独之际,皮肤就会起泡、发痒或流脓;而我们要坦然接受伤疤,虽然不好看,但它是皮肤为我们不受外界伤害而战斗的“勋章”;鼻子赋予我们嗅觉,召唤我们的记忆,甚至改变我们的心智;肝脏是人类生命、智慧和不朽灵魂的所在,是勇气和爱的源头;对于童年之后眼睛失明的人而言,他们一定要学会重新建立自我意识以及对世界的认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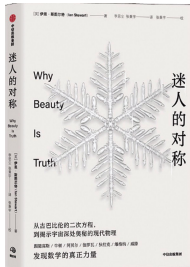
身体几乎承载了一切有关信仰、道德、审美和生命的痛苦与喜悦。与其说它体现了文化的铭刻痕迹,不如说它塑造了文化,它就是文化本身。

眼睛是人们创造社会的地方,与视线可及之处的他者彼此联结。如同神学家约翰·赫尔所言,“看得见的人所生活的世界是其可看见的身体的投射,可那不是这个世界,只是某个世界”。

身体是构建自我与他者、自然与文化的中介与积极行动者;它是知识的生成者与文化的塑造者;它既被动又主动,与我们的灵魂交融成长,我们的世界依赖于我们的身体体验。身体之外,别无他物。

章梅芳

格致书架
gezhi shujia



《迷人的对称》,[英]伊恩·斯图尔特著,李思尘、张秉宇译,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9月出版

本书作者、享誉世界的著名数学家伊恩·斯图尔特,围绕“对称”这一在数学乃至人类对自然探索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概念巧妙地穿针引线,为我们娓娓道来3000多年的数学发展史。他带我们认识具有非凡头脑的一群人,包括众所周知的高斯,及我们相对陌生的阿贝尔、伽罗瓦等;从古巴比伦的破碎的泥板,到李群(Lie group)的故事,再到理论的前沿。



《真理:哈佛大学与美国经验》,[美]安德鲁·施莱辛格著,谢秉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3年6月出版

本书追溯了哈佛大学校史中真理的力量与诸多惯性力量之间的冲突——后者妨害了真理,它们是党派主义、国家主义、贵族政治、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种族中心主义等“旧规训的束缚”。本书对哈佛大学做了一次全面的历史回顾,展现了哈佛从一所清教思想主导的学校成长为全球科学和社科人文教学研究重镇的历程。



《我们为什么听音乐》,[英]菲利普·鲍尔著,张楠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3年5月出版

本书作者试图让人们理解有关音乐的种种问题:那种我们称作音乐的持续声响为什么可以被理解?我们说“听懂了”或“没听懂”的时候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意思?音乐可以传递给其他文化族群,甚至其他物种吗(正如旅行者号背后的科学家想做的)?



《京城绘·山川风物:图解北京的自然》,帝都绘工作室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3年5月出版

北京有多少海拔超过1000米的山峰?北京的地下水有多深?北京的风速和风向在最近60年间有着怎样的变化?北京的自然灾害是变多了还是变少了?北京最老的树有多老?北京的300多个公园都在哪里?是什么让北京的生物多样性如此丰富?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在本书中。



《卵石之书》,[英]克里斯托弗·斯托克斯著,陈星译,译林出版社 2023年5月出版

英国作家克里斯托弗·斯托克斯用淡雅悠远的文笔描绘了小小卵石所凝聚的自然之美,以自己熟悉的切西尔海滩为原点,书写了卵石的个性与演变轨迹,并探索了自然与文化之间的联系。本书汇聚了关于卵石的地方性知识,讲述人类对自然之物的痴迷如何影响到文学、艺术和考古学。书中收录了艺术家安吉·卢因创作的版画、水彩画44幅。